

江碧水向东流

长江大保护十周年
长江流域地市媒体百村蹲点调研行

碧水黄墙彝寨新

□ 文山州融媒体中心记者 陶晶晶 陈才艳

薄雾轻笼普者黑,孤峰倒映碧水中。八月,这片因电视剧《三生三世十里桃花》取景而声名远播的国家湿地公园,湖光山色与喀斯特地貌交织,宛如神仙秘境。

彝族撒尼人聚居村落仙人洞村,就在这仙境旁。然而,曾几何时,这个彝家寨子与美景格格不入:污水直排入湖、民居乱搭乱建,一度陷入“守着好风景,却赚不到好生活”的困境。

从“污水横流”到“碧水穿村”,从“风貌杂乱”到“风情满园”,蝶变,如何发生?

近日,记者来到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丘北县双龙营镇仙人洞村蹲点,在黄墙土瓦间探寻答案。

碧水归湖

“那会儿游客来划船,划过村口这段都得捂鼻子。”站在湖边,村民范云邱弯腰掬起一捧清澈的湖水,掌心的涟漪荡开一段不愿回想的记忆:“2015年前后,村里家家户户搞民宿,生活污水直接往湖里排,夏天湖面飘着绿藻,太阳一晒,臭得让人受不了。”

彼时的仙人洞村,正遭遇旅游无序开发的阵痛。随着普者黑景区声名鹊起,村民们争先恐后盖楼房、开餐馆,却没人呵护脚下的土地与眼前的湖水。

范云邱记得,那时村口的排水沟污秽不堪,雨天污水顺着青石板路往湖里淌。“很多游客说,你们这儿的水没法看,说完摇摇头就走了。”

转机始于2017年。村党支部会议室里,三十多位村民围着一张水质检测报告红了脸——普者黑湖水水质降到了Ⅳ类,连灌溉用水标准都快达不到了。

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!”村支书范成元把报告拍在桌上,“再这么乱搞,游客不来了,子孙后代吃什么喝什么?”

一场“治水战役”就此打响。挖掘机开进村子时,不少村民站在自家院门口犯嘀咕:“埋管道要挖路,污水处理站要占用土地,这钱花得值吗?”

疑虑声中,村里的老党员们站了出来,带头拆了自家院墙边的违规厕所,把厨房排水管接入新建的管网;村干部带头跳进没过膝盖的淤泥里清淤。在他们的带动下,村民们的心结慢慢解开了。

整治后的村里,再也不见污秽不堪的排水沟,地下埋设的一根根管网将全村生活污水引入污水处理站。

监测数据显示,普者黑湖水水质从2017年的Ⅳ类稳步提升至2022年的Ⅱ类,并连续三年保持优质水平。湖边重新长出了曾经消失的水草,候鸟也一年比一年多。



生态宜居的仙人洞村。(文山州融媒体中心供图)

黄墙焕彩

吃过午饭,钱桂良正在自家客栈小院里忙碌,庭院里三角梅盛放,与黄墙土瓦的民居相映成趣。

见到记者前来,他放下手中的活儿,邀我们参观。

“您这客栈真漂亮,是还原的彝族撒尼民居吗?”记者问。钱桂良说:“十年前那会儿的房子可不是这样,当时要拆我家的‘小洋楼’,媳妇哭了好几宿。”

那时的仙人洞村,正陷入“盖楼竞赛”的怪圈。村民们为了多接客,纷纷加层扩建,彝族撒尼人传统的“土掌房”渐渐被瓷砖外墙、铁皮屋顶的小楼取代。

面对发展困境,2014年,仙人洞村凝聚共识,决定拆除杂乱建筑,重塑风貌,发展旅游。

可真要推倒自家花费几十万建起的楼房,村民们谁也

舍不得。“刚提出拆房时,院里的锄头都快抡起来了,有人说这是砸自己的饭碗。”钱桂良苦笑。

“我家先拆,恢复成传统样式。”关键时刻,村支书范成元站了出来,拆除了自家刚盖好的三层小楼。看着村干部以身作则、动真格,村民们的抵触情绪渐渐消散。

为了让大家看到转型的希望,村集体自筹经费,组织党员和村民代表外出考察。“看到人家的老院子青砖黛瓦,反而留得住游客,我们才明白自己丢了特色,再新的楼也留不住人。”

考察回来后,村里聘请专业团队深入调研,结合撒尼建筑特色制定“一户一图”改造方案——保留传统“土掌房”的斜瓦屋面、黄墙土瓦基调,融入雕花窗棂、翘角飞檐等元素。这样既留住了民族韵味,又能满足现代居住需求。

在村党支部的带领下,全村掀起改造热潮:通过争取财政支持1470余万元、申请银行贷款7000余万元、发动

三光村的“绿色逆袭”

□ 文山州融媒体中心记者 龚莉

八月的北回归线,暑气蒸腾,而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西畴县兴街镇三光村的山间地头,却涌动着沁人心脾的绿意。连片的生姜,细叶舒展;油亮的烤烟,烟叶饱满;毛茸茸的猕猴桃,缀满枝条……谁能想到,如今这股生机勃勃的三光村,曾是“石头缝里不长粮”的石漠荒原!

从“石漠秃山”到“绿色银行”,从“穷山恶水”到“乡村振兴示范村”,三光村人以“等不是办法,干才有希望”的“西畴精神”,走出了一条生态修复与产业发展同频共振的逆袭之路。

石旮晃变成“绿梯田”

“老板,这两天能不能安排无人机来打药啊?我这50亩生姜和30亩烤烟,可等不及了!”村民高仕仙站在自家台地,一手拿着手机,一手擦着额头的汗水,声音中满是焦急与期待。

这段时间,高仕仙像一只不知疲倦的陀螺,在台地和农家乐间来回奔波。暑假的游客潮,让她家的农家乐热闹非凡。每天天还没亮,她就要匆匆赶往市场,精心挑选最新鲜的食材。

“以前啊,守着这些石头地,想发展产业,那简直是做梦,日子过得苦不堪言。”回忆起过去,高仕仙眼神中闪过一丝苦涩。

曾经的三光村,99.9%的土地是山区,70%以上的面积被石漠化吞噬,裸露的岩石成了压在村民心头的“穷根”。向石漠化宣战,成为三光村人唯一的选择。

在这场“向石要地”的硬仗中,三光村人以“等不是办法,干才有希望”的“西畴精神”,摸索出“山顶戴帽子、山腰系带子、山脚搭台子、平地铺毯子、入户建池子、村庄移位子”的“六子登科”治理法,按照“石漠化治理+生态修复+生态产业开发”的融合模式,同步推进生态修复、水利设施、农田整治等“八大工程”。

经过系统治理,三光村换了人间:2013年以来,已完成封山育林1.7万亩,退耕还林547.3亩,荒山荒地造林1800亩,森林覆盖率达到原来的8%提升到现在的61%,打造了近5000亩的“石漠梯田”,成功申报国家石漠化公园4A景区……

“现在我们村不光生态环境好,而且家家户户的土地都平平整整,种庄稼、发展产业基本上都是机械化操作,别提有多省心了。”说到现在的三光村,高仕仙笑得合不拢嘴。去年,她家50亩生姜卖了50万元,30亩烤烟进账10万元,农家乐忙活小半年也挣了5万元。今年生姜和烤烟长势好,收入也不会差。

据统计,今年三光村共种植生姜1367亩、烤烟2570亩、辣椒2150亩,其他蔬菜650亩,预计产值能达4600多万元。曾经硌得脚疼的“石旮晃”,如今成了能生金的“绿银行”。



西畴县三光国家石漠公园。(熊平祥 摄)

石头山长出“金果实”

清晨6时,三光片区4000亩猕猴桃基地已热闹起来。薄雾中,村民朱廷会弯腰穿梭在果林间,熟练地采摘猕猴桃,饱满的果实很快装满竹筐。

“采果、套袋按件算,手脚麻利点一天能挣200元,平时修枝、施肥一天能挣120元,一年到头不愁没活儿干。”朱廷会的笑容里透着踏实。

2016年,西畴县引进文山浩弘农业开发有限公司,在三光片区打造猕猴桃基地,朱廷会就成了这里的常客。施肥、修枝、采摘、分拣,每一道工序她都烂熟于心。一年到头,这里基本都有活儿干,收入稳定可观。

生态产业的兴起,不仅让闲置的土地“活”了起来,还激活了配套服务业。在猕猴桃基地旁,江记农家乐炊烟袅袅,店主江应凯系着围裙在灶台前忙得团团转。铁锅里的土鸡“滋啦”作响,香味顺着窗户飘出去,引得过路的游客直咂嘴。

“2017年游客多了,大家愁没地方吃饭住宿,我就把

自家房子翻新,开起了农家乐和民宿。虽说不是大生意,但一家人的日子过得有滋有味。”江应凯一边接听订餐电话,一边翻炒着土鸡。

一到周末,农家乐总是游客爆满。原生态的腊肉、野菜等美味颇受大家青睐。几年下来,江应凯一家的日子越过越红火。

石漠区建成“聚宝盆”

“以前谁会来这石头山?现在每到周末,景区停车场都满了!”三光村委会主任李有装站在观景台上,望着山下穿梭的游客感慨道。

生态变好了,产业起来了,三光村又把目光投向了旅游发展上。

“咱这石漠化治理是个奇迹,台地、果园、森林都是风景,凭啥不能让外人来看看?”李有装的想法,成了全村人的新目标。

说干就干。依托国家石漠公园4A景区的金字招牌,三光村先后引进浩弘农业、兴牧牧业等龙头企业,带动企



三光村出产猕猴桃。(西畴县委宣传部供图)

业和群众累计投资1.1亿元,采用“公司+基地+合作社+农户”模式,整合高原特色农业、林业、山地牧业资源,打造“生态观光+农事体验+文化研学”的乡村旅游综合体。

现在的三光村,已先后建成观景栈道、“西畴精神”展览馆、猕猴桃科普厅等景点,开发了猕猴桃采摘、民俗体验等项目,让游客既能领略石漠化治理的奇迹,也能沉浸式感受田园之美。

“去年一年,来村里的游客超过10万人次,光旅游收入就突破2000万元!”李有装算了一笔账。

曾经没人愿意来的“石头山”,如今成了西畴县的“香饽饽”,村民们在家门口就能挣钱,日子过得越来越红火。

“下一步,我们要办水果采摘节,让游客亲手摘猕猴桃、辣椒;还要修原始森林观光步道,鼓励更多村民开农家乐,提升接待能力。”谈及未来规划,李有装眼里满是憧憬,“咱这‘绿宝盆’,得让它长出更多‘宝贝’来!”

夕阳西下,三光村的石埂上,归鸟的叫声和村民的谈笑声此起彼伏,“三保”台地里的作物在晚风中轻轻摇曳。在这片曾经“山大石头多”“石旮窝里栽水吃”的土地上,绿色发展故事正在续写。